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97 ·

綜合類

漱溟卅前文錄

梁漱溟著

漱溟卅後文錄

梁漱溟著

朝話

梁漱溟著

上海書店

梁漱冥著

漱冥卅後文錄

漱冥卅後文錄

目次

- 一、 槐壇講演之一段 在曹州第六中學講演..... 一
- 二、 這便是我的人生觀 桂林旅京學會雜誌復行出版贈言..... 一三
- 三、 答胡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在北京大學講演..... 一九
- 四、 吾儕當何爲 見廣西留京學會雜誌..... 五五
- 五、 辦學意見述略 十三年..... 七一
- 六、 重華書院簡章 十三年..... 八七
- 七、 桂林梁先生遺書叙目 十四年..... 九三
- 八、 思親記 十四年..... 九七
- 九、 衛中先生自述題序 十五年..... 一〇五
- 十、 人心與人生初版自序 十五年..... 一一三

- 十一、介紹衛中先生學說十六年見燕京社會學界雜誌……………二二一
- 十二、抱歎——苦痛——一件有興味的事十七年在廣州市立第一中學講演……………一四五
- 十三、今後一中改造的方向十七年在廣州市立第一中學講演……………一七一
- 十四、如何成功今天的我十七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一八九
- 十五、北游所見紀略十八年見村治月刊第四期……………二一五
- 十六、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十八年見村治月刊第九期……………二七五

槐壇講演之一段

十二年
在曹州第六中學講演會見北京大學日刊

此梁漱冥先生十二年在山東第六中學講演，經崔君萬秋記出之一段。槐壇者，該校唐槐下之講壇也。——編者誌

現在有些人只看政治上有問題，但也有些人看我們的經濟制度上很有大問題。這個問題，是比昨天我們所說的政治問題爲更深一層，更根本的問題；這就是說，倡社會主義的人，所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感觸我，成了我心目中唯一大問題，是在我二十歲的時候，一直到现在，常常在心。不過今昔所以看成問題者稍異；而這一個問題，在中國和在西洋，似乎亦不同。西洋所以發生此問題，是近代工業的結果，從近世大機械的發明，和經濟上的分工說，自由競爭說，使得有所謂「工業革新」的大變動；而社會上劃然有資本案，勞動者之兩階級，才使人深感這種個人本位的經濟制度——以個人發財爲目的而

努力於生產的經濟制度——的痛苦而悟其非；但中國則並沒有這一回事。雖沒有這一回事，而經濟改革却又並非不成問題。所以說其所以成爲問題稍異於西洋。我當初常聽見這一類社會主義的話頭，什麼資本家如何如何，勞動者如何如何，總不引起我的注意，我總沒有理會他；那一年——我二十歲的那一年——偶然從故紙堆中檢得一本張溥泉先生翻譯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之神髓一書；我看了之後，仍無非是些資本家勞動者的話頭，很不經心地把他擱在一旁；却是自己慢慢的去思索。久而久之，不覺明白了這個問題，果然很大，明白了他在我們社會上成爲問題的意義；這就是說什麼？這就是說這種個人本位的經濟制度——產業私有的經濟制度——在我們中國社會上雖有那些生產過剩，經濟恐慌的問題，而他是現在社會上秩序不安寧，社會上種種罪惡，種種痛苦的源泉。從這個人本位的經濟

制度，使我們成一個競食的世界；有本領搶得着飯吃的就算搶着了，沒本領搶不着就沒有份。雖然有很嚴重的法律，如軍隊，警察，司法官維持着不許大家軼出範圍，去作這種的競賽，然而前面看見擁有多財的優厚享受，後面有無食的逼迫，怎能不叫他以暴力或許巧來偏鋒取勝？這就是土匪，強盜，騙子，滑棍，和種種不可舉名的這類事情所由發生，使我們在社會中處處都是荆棘，常常要隄防暴客，小心詐騙，不定那一時有生命危險，損失，被欺。所有社會上秩序不安寧這一面的種種問題，何莫非產業私有的結果？我們願意處在這樣恐怖危險的社會中嗎？我們不要求一個平安境地嗎？我們如果要去危就安，不將這種經濟制度根本改換過，怎麼能行？在另一面看，這類有力氣的，欺侮沒力氣的，巧詐的欺侮老實的，都是社會上一種罪惡；而社會把他製造成拚性命，冒刑罰，受唾罵，以欺侮他人的人，又豈不是

一種社會的罪惡？豈不可痛？然而這種有力氣有智巧能夠取勝得勢的，還算是好的；其尤爲罪惡，尤爲痛苦的是在那沒力氣，沒智巧的弱者一面；像是老的，幼的，殘廢的，和婦女，和老實胆小人們，他們只有甘受欺凌，磕頭叫爺或拿着身體委曲獻媚，受人糟蹋，侮辱，以求食了！所有乞丐，小偷，娼妓，和社會類乎此的人，都是這樣發生出來的。我記得我在社會主義粹言（按此我二十一歲時所作，自己曾油印了送人看，距今已十年矣。漱冥注）裡邊，曾舉了幾個例來說明。其中有一件事，這是當民國元二年時，北京初有女戲子，發達非常之快且盛，起初只是天津過來幾個女戲子，加入男戲園子同唱，不一年間，就會有好幾個全是女戲子成班的戲園子！每一班至少有一二百人，總算起來，不下千人，我們走過小街僻巷，常常可以聽見窮家女孩子學戲的歌聲。有一次我家看墳的人，也來同我們說，他想把他的

女孩子，送去學戲；我對他直是沒有什麼話可說。他的女孩子在家裏，吃苦飯，未必吃得飽；衣無衣，用無用；而同時他鄰家的女孩子去學戲，就可以應酬闊人；就可以坐汽車馬車，就可以吃好飯，穿綢緞，使下人；他看見怎麼不服熱？前面有這樣的誘惑，後面有那樣的逼迫，你怎麼能叫他不奔那條路呢？縱有好道理，也對他說不去；我們也不忍拿治不了饑的廉恥空談，對他唱高調；只有歎息而已！好好女子，受人家的糟蹋侮辱，不論什麼人進來，都要笑顏接待，委曲承歡；不是爲現在的經濟制度叫他如此是爲什麼？不拘什麼人，只要有錢，就可以進她屋來，要她招待；試問她不是憑着現在的經濟制度所承認他手裏的那一份錢是憑着什麼？又要曉得在貧者弱者甘受欺侮，固是趨勢如此；即在富者一面，花錢造孽，也是一種自然趨勢，必至如此！在這社會上，性命繫於衣食，衣食靠着錢財，握有錢財，即可左

右人的性命；尙何所不至呢？他擁有那些多餘的錢財，你又怎能叫他擺着不用？威福自恣，勢有難已。於是這種蹂躪人格，至殘奇惡，兩下湊合，如水就整，風行起來，成了慣常事。無論道德家勸戒不了，就是法律家警察也管不了；我們如稍有人心，不忍看這些種種罪惡，不根本改換過這種經濟制度，又怎能成呢？又有一件事，是我在北京街上閒走，看見一個拉人力車的；是一個白頭髮的老頭，勉強往前拉，跑也跑不動；而坐車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的鬚子上面，摔出血來！而我的眼裡，也掉出淚來了！然而這在現在經濟制度下，這是當然的！沒誰顧著誰的！在競食上的失敗者，結果自該如此！我受種種的感觸，反覆地思索，使我的血達到了沸點，那一年我幾乎要成了瘋狂。有一回事使我至今想起來，有如在目前的，是我在北京東四牌樓馬路上往南走，看見對面兩個警察用白繩縛着一位瘦

窮無力的，面目黎黑的中年男子，兩邊夾着他走來——看那樣子大約是一個無能的小偷——我瞪着兩眼，望着警察，幾乎要發瘋；幾乎要跑上前去，把他從警察手裏奪過來！……這明明是社會逼他成這個樣子，他不敢作別的大犯法的事，只偷偷摸摸救救肚餓，而你們如狼似虎逮捕他，威嚇他，治他的罪；這社會好殘忍呀！我因為心裏這樣激昂，精神狀態很不穩定，所以有那一年在南京自殺未成的事。到後來雖漸漸稍好，而實則十年來心裏總是不能忘的；即如我這次在陳坡（郟城縣城西南三十五里之一鄉村）住，有一天吃完晚飯，出在門外閒立，看見那麼矮矮的三四歲小孩，和白髮的老頭，正在拿着黑紅色的粗糧食在那裏吃，我心裏就一陣難過；我剛才吃的那白麵饅頭，好飯食，怎麼不給這小孩和老頭吃？這麼小的小孩，是社會上人人應當保愛他，好好養他的；這麼老的老頭，是社會上人人應當尊敬憐惜的；

他老了，須要滋養的東西養他的，然而現在那小孩老頭即沒得吃，而我一個壯年人偏偏有得吃，這是什麼道理？（記者按：先生講至此，泫然淚下；聽者寂然無聲，垂首掩泣！）真是不合理的！現在經濟制度，陷我們於這不合理的地步，真是沒法啊！這樣不合理社會，還不改造嗎？於這不安寧，罪惡，痛苦，不合理幾種之外，還有一層社會退化，墮落，低降的問題。在這時候普及教育是不能講的；他衣食尚且難得湊合，拿什麼來入學買書？沒有教育，拿什麼來提高社會程度？只有退化罷了！在這時候，公衆衛生，是不能講的；他衣沒的穿，飯沒的吃，污臭的布片，腐敗食糧，也是好的，說什麼清潔衛生？通常應用的儀容禮節，更是講不來，自不待言了。總而言之，一切讓全社會進步增高的事都不能行的。而種種的罪惡，種種的壞事情，滋長無已，都足以使社會上道德墮落，疾病增加；心理方面，生理方面，

愈趨敗壞低降，都是必然的事！在這種經濟制度下，宗教家不要說救世救人；你不根本上把這制度改變過，說什麼話不是白說？你要想救世救人，就當從這裏下手，這裏根本改變過來，自然沒事。道德家不用對著富人勸什麼勤儉，講什麼禮義；對貧人不必誠什麼安分，說什麼廉恥；你不根本從這裡下手，改變制度，只有背著你的希望走而已！你果然希望他們好，改了制度，自然沒事！教育家！你希望人人都受教育嗎？你果然是，你就應當先來改變這個制度。政府，法官，警察！你們果然要社會秩序安寧嗎？你們莫再拿著法律，警察，來維持這產業私有制度，而根本改變了這個制度，自然好了！倘若不然，縱有怎樣嚴密的法律，多少偵探，多少警察，也不過多造罪孽，多多殘忍而已！慈善家！你果然慈善嗎？你不本來改革這個制度，你那慈善事業，爲效幾何？衛生家！你果然要衆人講衛生嗎？你不從根本來

改革這個制度，你的衛生，從何講起？總而言之，我們人人，都不必對社會抱什麼好意，作什麼好事；你果然抱好意想讓社會好，你只有從這裡著手。其餘都是白說！這便是中國雖沒有西洋從工業革新以來的那一回事，而經濟制度的改正，依舊成爲問題的意義了。所以社會主義的倡說，在中國並不能算是無病呻吟；僅可以說是病狀不全一樣，而病苦的難堪急待救藥，固無分別。

還有一層要說的，我所以看這事成爲問題者，今昔稍有不同。在從前那時我單看他那種種罪惡，痛苦的地方；而在今日則另外更有一個意思。這就是說，這種經濟制度，和我倡導的合理人生態度，根本衝突；在這種制度下，難得容我們本着合理的人生態度去走。我們是不要分別人我的，不算賬的；然而在這個競食的世界裏邊，怎能夠叫大家如此？在競食的世界裡，大家自然要走入狹小鄙劣，爲我自私一

路；空口說白話，是萬救不過來的；只有根本改革這個制度，而後纔行。我近來思想，專著眼人生態度之一點；我今日看他成爲問題的，也就著重在這一點了。

這便是我的人生觀

十二年
桂林廣京學會雜誌復行出版贈言

廣西省立二中留京學會同人以其學會會刊友聲雜誌復行出版，向我索幾句贈言，我沒有多少可說的話，我只能直據我當下胸臆之所有者以奉答。

我不曉得我爲什麼看到旁人積極的有所作爲，有那一種奮勉向前的樣子，我總起一種欣喜，高興，歡迎，贊成的心理。我不曉得我爲什麼看到旁人有一種社會的行誼——就是大家集合團結起來，有那一種同心協力的樣子，我總起一種欣喜，高興，歡迎，贊成的心理。

我對於二中學會同人，有這種學會的組織，和努力辦一種雜誌，爲我們沉悶閉塞的廣西作一點啟牖的工夫，沒有許多意思可說，還是這一種不曉得爲什麼的欣喜，高興，歡迎，贊成的心理罷了！

這種奮勉向前的情事是我們在人類社會中隨在可見的——或於一